

○○○五忠女論

予嘗讀班史。至誦王莽功德事。輒扼腕不已。繼以  
撫掌。夫若輩皆鬚眉耳。自諂。贖一貢。而忽舉四十  
八萬五千七百餘人。化作舌圓唇媚之婦女。笑之  
價。踴貴于冠。亦千百年來之新奇也。嗣後魏之操。  
周之泰。隋之堅。南唐之昇。皆莽之我輩耳。而一時  
弁衿比肩。羣作趨炎之牛。後者大抵入朝。如入宮。  
而盡積爲躡步。巧笑陰陰。婦女之氣。則吾反于婦  
女中。得五忠焉。曰莽女而爲漢平帝后。操女而爲

何意移來  
更有甚者

富貴之來  
人品一至

此



漏如

漢獻帝后。秦女而為魏廢帝后。堅女而為周宣帝后。昇女而為吳太子楊璉妃者。是也。夫是五女者。雖志存帝室。而體育權門。自父一而已。人盡夫也。之說一出。而剽刃所天者。衾席溫而戈矛已寒矣。雍糾所為。隕身于祭仲女也。彼五女者。胡獨異焉。夫莽女之托病不朝也。操女之怒不索璽。而有天不祚爾之詈也。堅女之忿形言色也。昇女之聞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而辭也。人皆能知而道之。獨未有言及秦女者。史稱其志。擦明秀。好陳列女圖。則

一語已全  
人可思

不  
不

當帝之被廢也。必有停輿悲哭。哀感路人之義舉。而當帝之遇醜也。亦必有引卮同盡。誓不獨生之高節。乃史胡畧不書。而僅云以忠于魏室。懼禍也。吾以為是。皆有男子風。嗟乎。當莽等竊柄時。其不合舉朝之士。盡為婦人。而心其心態。其態者。幾人哉。以言乎莽世。親如豐秀。忠若邑丹。皆持帚偽庭之婦女也。雖寂寞投閣之揚子雲。亦疑去疑就。廁婦女之席。而薄施粉黛者也。女而男。當推莽女。以言乎操世。智如嘉擘。勇若淵遼。皆擁篲權室之婦。



下字妙有  
輕重文若  
心服矣

女也。雖終阻九錫之荀文若。亦乍合乍離。墮婦女之  
之。穿而難浣。塗澤者也。女而男當推操。女以言乎  
泰世。畧如信綽。壯若豪祐。皆進櫛霸朝之婦女也。  
雖抗節不拜之賀拔勝。亦始伸終屈。入婦女之幕。  
而重加黜。林者也。女而男當推泰。女以言乎堅世。  
謀若頰林。武如擒弼。皆奉匱私室之婦女也。雖遲  
疑附逆之李崇。亦初背終合。連婦女之袂而甘親。  
脂粉者也。女而男當推堅。女以言乎昇世。籌高子  
嵩。恩密君太。皆執巾簪朝之婦女也。雖扼腕勸進

之周本。亦心忿貌順。逐婦女之隊而同演歌舞者。  
也。女而男當推昇。女夫莽不嘗以男臨為太子。安  
為新嘉辟乎。操不嘗以子丕為五官中郎將乎。泰  
不嘗托國于猶子護乎。堅不嘗以子勇為洛州總  
管。而昇不嘗以男景通景遷。迭輔吳政乎。凡所為  
狠其嗜。蠹其態。甘踵若翁之故武者。以順為正。有  
婦風矣。且莽等之欺人。寡孤。狐媚以取天下者。亦  
婦女之班首也。故吾謂此五奸者。當女其子。而子  
其女。而此五女者。亦當不以父道事父。而以母道

五人直是  
媼主



事父何也。此為不冠之真男子。而彼為不笄之真婦人也。若外父內夫。則為楊保宗妻。夫保宗妻。實魏公主。其勸保宗反也。曰事成當為國母。夫大義未足滅親。而顧為拔本塞源之逆計。是首亂也。若內父外夫。則為西秦王熾磐后。其勸虎臺反也。曰先王之靈。本非天命。夫父仇自是不共。而顧為抱虎枕蛟之不報。是忘本也。故以魏公主偶五女。則必標而出。諸大門外。而以秦后配五女。則必引而進之。同席間曰。是或一道也。他若孝莊后。而為榮

女。孝靜后。而為歡女。則始作君儷。終夷臣室。殆逐水桃花耳。夫嘗食護帝歡女。猶有人心焉。我父本即自作。讀其對爾。朱世隆言。竊謂榮女之舌可到。則亦婦女之真面目而已。倘以此五女者。執簡天朝。則必書杼以弑書盾以逆。而為錚錚之女。太史者。也不則持杖大罵。其毒口亦雌。禍衡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女中男子。而以其巾幗婦人服。轉贈覲覲黃袍之。乃父可也。

花蓋夫人曰。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



小館錄  
兒。胡澹庵曰。舉朝皆婦人。猶不似此數朝人。沾  
脂粉。具巾幘也。痛快絕倫。不謂文字亦有如文  
長漁陽樞。赤水之曇花。勘案令人欲憤欲笑。欲  
痛哭而長太息也。

○○○六妖姊妹論

蓋聞天地秀美之氣。萃則必洩。其鍾于男而為腹  
錦。吻藻與鍾于女而為顏。朱眸綠皆鮮色也。然才  
十不出世。而佳人難再得。有同感焉。晉之二陸。宋  
之二蘇。風雲珠玉。繞寸管矣。乃才誕兄弟者。或豔  
發華妹。其貌因輝珠而映玉也。其舌亦唾雲而噴  
風也。然而瑞氣則具。夫姊妹中。有不妖而賢者。其  
可奴之類。渠閻氏與大關氏乎。當兩女之耦。呼韓  
邪也。皆各有子。而一則以國亂子少為慮。曰妹子



長請立長。一則以捨貴立賤為非。曰：姊子貴，請立貴。然單于卒從立長議，而同家共子一言終莫異。域于如髮夷狄之有婦，不如諸夏之無也。信哉！而吾竊有慨于漢之飛燕合德、南燕之娥娥、訓英并王蜀之兩徐氏。夫是六姊妹者，其豔冶亦人中花鳥也。比于名卉，則芬擅蘭棠；比于佳禽，則韻點鴻燕。不覩蘭棠之榮也，異時而並榮，則為妖花乎？不見鴻燕之見也，殊候而雙見，則為怪鳥乎？物誠有之人亦宜然。乃以有美一人，驚希觀于天帝者，而

驚入語

姊誇嚙碧，妹羨吹蘭。此非僅一雄一雌同入紫宮，而猶為半隱半躍之妖者也。少小偎倚，則鏡狎雙蛾，覽圖不妬于閼氏長天供奉，則結贈同心。廣澤尤憐于梁姬，若是者妖乃愈甚。則有袖擅翻風，泉標浸玉，如飛燕姊妹者，而不以傾漢乎？則有索束魚于盛夏，思生地黃于仲冬，如娥娥姊妹者，而不以敗燕乎？則有前車之賦遊方俊，後乘之咏景復。鹿如王氏姊妹者，而不以亂蜀乎？夫粉黛薄耳，固于墻壁山河，豎耳穴于狐鼠迹，其行事未有甚于



所謂妖而不妖者

六姊妹者。然不僅若輩也。二劉分寵于聰御。則才而賢。當推其妹。鵷儀堂一諫。錚錚者。頗饒忠烈。乃昏主之心。益蕩矣。曰才多則惑。二周競麗于燈宮。則慧而韻。當推其姊。霓裳曲一翻。翩翩者。自蘊風流。乃弱國之氣。益荒矣。曰慧過必迷。他如漢之二梁。晉之二楊。蜀漢之二張。柴周之二符。此數女者。半倅碌耳。非必燕啄雞連。盡禍水也。乃不以身殞。則旋以國滅。意姊妹之不祥人國。固數使然。與然終不能為飛燕輩。解公子戕。王孫啄矣。誰刈漢嗣。

諸葛之娶  
配女晉文

伯符之伴  
伯符之伴

于中絕也。土築怨辛。含淚矣。誰削燕祚于驟零也。主嗟入草之辱。族悲營外之慘矣。誰各挾倖臣而坐視昏童之失德也。此六人妖矣。吾乃知晉文分季。隗于趙衰。而伯符較小。喬于公瑾者。非僅解衣推食。籠絡英雄之故智也。美生並蒂而寵挾。鴈行懼有不善焉。夫兩隗狄女耳。繪月點花。或非其長。或不為晉之主臣累。彼伯符公瑾之不延其齡者。亦必非二喬之顏紅。命薄而累及兩雄也。吁。分而盡身。不合而盡國乎。則謂漢不傾于飛燕。合德燕



不敗于娥娥訓英而王蜀不亂于兩徐氏者此非窮源之論也。故吾揭而示之爲六姊妹云。雖然毒夫之虐。斬袂之構。人皆罪驪姬而不及其娣。則爲妖。爲瑞。一反掌間耳。若姊弟並進。相與勵脫簪而廣貫魚乎。卽以當宮中之左娥右英可也。其人妖而不妖矣。

夫密公以三女。二則二女者亦險矣哉。分而蠹身。合而蠹國。應屬確論。

煜亦亡國。不以咎二周。則妖不以色也。重耳伯符一論。得未曾有。



心語錄  
肥為毛后  
上邑

秦毛后論

夫天下不少數奇男子而千秋難覓一完婦人則  
麗于色者未必勇于氣而勇于氣者未必烈于腸  
也乃吾上下數千年間而僅得秦毛后夫后夷產  
耳史稱其美而勇善騎射當姚萇之襲陷大界營  
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壯哉后也鏡粉場裡  
耻作佳人笳鼓叢中願為烈士惜同道諸婦不並  
時耳若以披甲乘馬之洗氏親執桴鼓之斬王夫  
人與馳鎗突鬪之繡旗女將羣擁麾下則望中軍



而受束者當人人共推一大將焉彼平陽主之娘子軍安得自成一隊而三十年梨花錦如楊氏者安肯委身逆全而不向毛后帳中一作攀鱗附翼之女傑哉惜時皆無之而大界一陷卒難以七百人之殺解一身之擒也擒而哭哭而罵罵而被殺誓不以皎然之軀為逆羞辱夫毛后者豈不能噤口搵息姬之淚而斷腸感小憐之絃哉彼固曰吾婦人而行男子事者也當秉男子節今讀其罵婁敬語猶覺凜凜如生焉紅顏不鬪赤心堪標雖汚

可人真不  
同年語

其名定分  
讀

血者無鬚之可啣而吞賊者有齒之欲嚼綱目揭而書之為千百年來一人也快哉乃予猶有恨恨不起晉之羊獻容蒲服毛后前而剝而為快也夫獻容本晉惠帝后洛陽之淫劉驥妻之其媚驥也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驥甚寵之頗負國事毛氏本符秦高帝后大界之陷姚萇執之其罪甚也曰汝已弑天子又欲辱皇后萇怒卒被殺是兩后者孰流芳孰遺臭安得塑毛后于座而跪羊后于地俾其人為靦顏而像為流汗也雖然



事原足媿  
人激人

吾更願世之善畫者無繪明君琵琶出塞圖而繪  
毛后彎弓跨馬圖夫佳人辭闕玉容漂胡此凄惋  
事耳若毛后者惋而烈無論婦人也即男子乎而  
相與羣披斯圖則聞其勇當人願執鞭而聞其節  
當人思砥血銳士忠臣接踵而起或曰無不及一  
婦人云耳若徒以美言則繡馬雕弓掩映自佳何  
必紅粉簫鼓彼錦衣驄乘身立陳前之韓相公想  
亦對此減色耳其視手親奩黛而股栗旌旗者猶  
美士也維勇與烈弁色兼焉一人而三美完庶幾

又出奇峰

後之慧士才人相與悲歌而咏吊之以發幽光乎  
乃千百年後竟寂寂無聞則慧士才人反不及道  
學之韻而非朱子之表于綱目乎毛后之奄奄者  
其人真死矣抑予更有感焉金烏林答后之以守  
節死也世宗終身不立后義夫節婦佳話可雙毛  
后死矣彼隴西李后之繼立果何為者卒至若亡  
身虜賜姚晃而不死無以風勵之也若毛后者其  
可及哉

表貞烈于人所忽華不如夷男不如女激發人



世深矣。

嘗見落花飛絮。粘惹于遊絲。隨風遠颺。或上或下。或遠或近。妍情麗態。莫可方之。今方以此文。

○○○論梁烹溧陽公主

予嘗讀梁典畧。至烹溧陽公主事。輒慘然心傷。曰。是舉無乃太甚。夫主之失身。侯景也。蓋緣臺城之不守。而其罪仍在公卿將相者也。無泣齊女。彼耦吳太子耳。粉侯而逆虜也。慘矣。無憐晉主。彼淪民間婦耳。瓊枝而虎餌也。痛矣。招彼蜂豺。碎我香玉。紅顏薄命。如溧陽公主者。亦千古深悲也。夫為主計。惟有一死耳。身不辱。亦死。事不成。亦死。身辱而事成。亦死。何言乎身不辱。亦死。當以魏壽陽公主。

一死固主  
所欠



陵之得當  
以報漢也

力拒爾朱世隆而誓不受污者為法其言有曰胡  
狗敢辱天王女乎然死于氣烈矣請溧陽主視此  
故曰身不辱亦死何言乎事不成亦死當以涼王  
傅檀女身耦乞伏熾磐而潛謀剽刃者為法其言  
有曰為人子女可臣妾父仇而不思報復乎然死  
于機洩矣請溧陽主視此故曰事不成亦死何言  
乎身辱而事成亦死當以竇女桂娘身親李希烈  
而合計密剪俾無遺種者為法其言有曰慎無戚  
戚我能滅賊然死于孽發矣請溧陽主視此故曰

勇而  
考何

身辱而事成亦死夫無惜身玷期于除賊無憂事  
敗期于碎首者此溧陽所宜為浴淚之矢也鷹之  
搏物也必伏願主之委蛇牀第者無遽驚孫婢執  
刀之心魚之入罟也以餌願主之婉孌枕席者還  
徐試楊后引劍之手不濟則以死繼之濟則君之  
靈也然後脫簪去珥長號以告于帝后曰曩所以  
隱忍未死者為圖賊計耳今功成而軀辱矣請以  
死謝斯時也赴趙女之水而投李娥之焰誰謂身  
嗟泥點者不心羨雪皎乎溧陽無一焉夫因王偉



之間。而口出惡言者。淺也。乘帝之還宮。而爲景逼坐御牀者。懦也。智節兩喪。就烹當矣。甚之者何。嗟乎。彼梁臺城之被圍也。若繹紀譽。晉輩皆親子弟也。乃女旣奉巾櫛于仇讐。而男反操戈矛于骨肉。若以大義論。固宜沸此巨鑊膏之。同鼎耳。然皆幸免于烹。而獨烹一。隨風苦弱。向日無丹之。雖流此所以慘然心傷。而以不平者。疑其已甚乎。乃予又讀南史。則云侯景之被烹也。公主實與士民同食。非同烹也。若食者真與吾謂主之食。猶齊上黨王

渙妃之杖耳。夫文宣不嘗無辜殺渙。而以渙妃李氏轉配加刃之馮文洛耶。迨奉敕還第。于是爲文洛者。猶以故情請妃。而妃乃杖之至百。流血灑地。噫。一死乃芬百杖。已點其聞。溧陽之食。而以杖代羹者。歎且非獨婦人爲然也。固有慨麟男子。而初則委蛇以求全。繼則翩翩以自雪。如劉秀之呈身。王莽而卒以謀莽死。荀彧之委身曹操。而卒以諫操死。是亦晚分溧陽之內。遲操李妃之鞭。而難以。迄戈。掩掩衾之羞者也。夫委質事人。談何容易。無

爲記如此  
注馮文洛  
馮文洛



為溧陽之食肉。則思嚼。巡齒無為李妃之加鞭。則願擊豫劍。烈婦貞臣。其道一也。

溧陽亦何足惜。第以男子則有公卿之蒙面。以子姓則有繹紀之操戈。乃以責一女子哉。且非湘東一目之語。佐逆之王偉。且倖脫矣。何獨于溧陽不少道焉。故足痛耳。

為溧陽設身處地。真無遺策。然能為孫丹陽者。幾人。唯一死為正耳。

○○○秦檜再造于宋辨

予嘗讀丘文深論。至秦檜再造于宋一語。而不覺忿然氣咽也。夫不深究其制和者何術。而徒以割地罷兵。為奸檜罪。則梓宮之返。鑿與之復。檜且侈然而居之。不疑文深之言。得無近似。不知和議之成。亦成于岳。戍于劉。戍于吳。楊諸將輩。而檜特借戰之勝局。以定和之成局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夫自靖康構難以來。宋之行人。日以和請。而車如流水。兵若煽火。卒至金人一再入。而二帝北轅。和之



此皆勝勢  
在虜故不  
得

成敗大畧可觀已。卽康王嗣業後其啣命以往者。有同魚貫而中原一塊土已不亡于馬上而亡于舌底矣。此無他總緣南朝無人之諄有以啓其朶。賴而立馬尚阻于吳山揮戈不極于海島則其目。覘齒擊而思爲逐糜之顧兔者尚未有已也。乃說者又曰。此皆非檜時事自檜以穿鼻於金者鼓舌于宋而和乃有成。然按詔諭江南一使曾來于紹興之九年而檜實主謀顧何誓墨與盟血猶鮮而雲騎風馳出我不意者忽已展臯翅而張鯨牙也。

金人叛盟我之去就未卜檜之鼠技至此窮矣而九年之盟甫寒十一年之誓旋固豈一轉瞬間遂能制豺狼于鬼蜮之手蓋宋之舉朝俱未能解而惟金臣張行信之策元者言之甚核曰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予細味斯言而知宋金和議之成果不成於檜之議和而成於諸將之主戰也。嘗考紹興之十年以至紹興之十一載劉錡楊沂中等則有順昌柘臯之捷岳飛牛臯等則有郾



城朱仙鎮之捷。吳璘楊政等。則有劉家灣之捷。蓋向之藐無人于南朝者。至此始嘖嘖于有人。而狡獪如兀术。梟悍如撒离喝。亦悚然于入掌之收。而盡足之擲檜所爲。巧乘其機而迎之也。夫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外。此則奸宄亦識之。此檜以和請金。亦以和應。而特借戰之勝局。以定和之成局者乎。若云再造于宋者。果以和也。亦諸將功耳。檜何與焉。而况和議一倡。檜實王倫之于喁耳。苟負一人以收一國金。何惜以戕倫者。戕檜而豈肯以愛檜者。并愛宋哉。雖然。檜不獨無造于宋也。且弊延于金。而釁流于元。夫蒙古興于幹難。則金不競。乃金以和乞。蒙古以戰決。而卒召禍於幽蘭之一炬。嗣後元踵其轍。不戒前車。而么麼之方國。珍倔疆之張士誠。皆以招安爲言。招安者。和之別名也。知盜之無害。而趨之。則元困于盜矣。夫其弊金而釁元者。若彼。則誤宋可知。而何謂其再造于宋也可乎。噫。文溪如可作也。當然吾言乎哉。

唯紹興時虜肯和。唯紹興時不當和。舉可恢復。



之機而喪之奄奄不振以亡何以云再造也此  
和之一字渡江來漸入人骨髓而不意直漸之  
文深也和之與樵易言哉

予謂宋之不振不振于秦檜之議和喪將士之  
氣再不振于張德遠符離之役竟喪恢復之基  
兩人均南宋之罪人有不得獨罪檜者若曰再  
造真足一晒

遼金典亡對

其奇

客有問于予曰遼金之立國也視宋為雄焉然雄  
者卒先雌而亡何也予應之曰夫遼金之亡皆宋  
人割地請和之議為之胎毒也噫彼割地請和者  
將以肥敵耳謂是傾宋之螟蟲可而謂是覆遼覆  
金之妖孽可乎是殆有說蓋聞兩國之相競也雄  
與雌而已其國之雌者必飲冰茹雪凜然于強齊  
築薛之悲而後志不靡于燕雀之怡其國之雄者  
亦必秣馬厲戈悚然于弱越沼吳之懼而後氣不



昏于蛇龍之睡。是故爭城爭地。無輕言割。議戰議守。弗遽主和。蓋憂則能寧。而預乃無侮。兩國之相持。而不敗。用此道也。自割地請和之說起。彼遼金二虜。始狃辱宋。為易與。而無敵自雄者。未免倦生于驕。于是踈射獵。而親歌舞。不獨南朝天子。偏愛風流。而其臣若民。且相與酖溺。被鮮而毒。耽餽腴。則化獷悍為脆弱。竟與華等耳。故初為野豕之善攫。繼為籠梟之不搏。而寃且以魚忘鷗。狎者忽召螳螂之襲。後此金乘遼。元又乘金。而要皆宋人割。

八十五  
之中

為一徵

地請和之說。為之胎毒也。何以言之。夫遼之與宋。為難也。其勝無論已。遂城西之戰。代州城之戰。唐州徐河之戰。遼負三大創。而強如故。即至兄弟之好。堅于增幣。而蕭禧疆事一議。志猶兢兢。迨七百里之割。倡自邪說。而遼始侈然。于消烽息燧之為安。宋憚遼。遼反玩宋。而金乃伺遼。以徐承其嬉。則不得謂云。遼者盡金也。若金之與宋。為構也。其勝又無論已。金山之戰。郟城之戰。順昌之戰。和尚原。仙人關之戰。金經五大創。而強亦如故。即至君臣



之稱屈于迎鑿而宗弼歸地之爭氣猶桀桀迫商  
 州二原之割決自奸謀而金始秦然于解甲韜弩  
 之為逸宋怯金金愈忽宋而元乃乘間以徐收其  
 懈則不得謂亡金者盡元也嘗考遼末政鷹市海  
 外魚宴江濱其臣蕭陶蘇幹曾以我兵不練為憂  
 而南北久和人不知兵金章宗亦言之矣是宋實  
 以自誤者兼誤遼金也伊誰使之哉夫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七百里之棄特荆公一言之不作耳及  
 主和之奸憎襲其浮說而半壁去矣將無蠹于宋

若能如此  
 則之誤與  
 計誤矣

者猶功于遼金乎吾謂遼金宋三國皆擗舌抉心  
 之為快何也謂宋以和靡遼金亦以和怠而臨安  
 之蹙處應州之囚首幽蘭之烈炬總緣和之泄泄  
 者嬉一日而誤三朝也吾願雌國者誠以宋為覆  
 車而鑒之則當慨然于一成一旅之可興而一枕  
 無倫吾又願雄國者誠以遼金為饋輶而鑒之則  
 當惕然于納土納幣之難恃而千觴不飛信如斯  
 也宋不終奄遼金不先燼矣則非宋以自誤者兼  
 誤遼金而實遼金之受誤者共醉于宋之狂藥而



不能解也。故終以割地請和者。為三國之罪魁云。  
治國全以精神。精神有所恃則怠。一怠不可復  
振矣。斯論直悲遼金已哉。悲夫。九邊之以款弛  
插之安于款而不振。竟為奴驅也。師已事者尚  
鑒之。

書虞姬戚姬傳後

予嘗讀班史。至虞歌合。愴于上馬。戚舞啣。凄于罷  
酒。而竊為劉項兩主傷也。夫以敵學萬人。功成一  
劍之英雄。主而悲泣。流連者幾碎。剛腸于蛾眉。豈  
非虞戚之溫柔。鄉乎。雖然。二姬死矣。吾謂戚姬不  
如虞姬遠甚。夫虞姬之先項王死也。美而烈。若戚  
姬之于漢高。則生既相愛。死不相隨。而卒死。呂后  
之毒手。夫呂后悍。兼以孝惠柔。而趙王弱。高帝晏  
駕後。戚姬何計能不死。且四人之召也。卒全太子。



呂后既謀之子房而高帝何不謀之他知士也吾私憂之不知所出楚七出奇計者至此亦苦于全姬之無奇而又何計能不死夫等死耳顧不以刎踵虞劍者自附長陵之樹鴛而乃為居厠之人彘耶迄今過虞塚者骨艷竟香猶堪生色于重瞳而戚姬已矣無論厠而穢不如塚而芳而歷觀千百年後樓墮綠珠井浸碧玉蕙掩蘭埋有餘芬焉故以韻士吊佳人者每愴然于墜嬌沉紅之所而徙倚悲歌至于厠而韻盡矣嗟乎玉腕朱顏行就穢

藪誰憐厠有遺蛻而欲以漢宮之剩粉零膏一洗芳香于垢膩者哉想當日之掩面人彘而悲恨俱下者當不止與化龍之合德化蛇之祁后同悵惜乎再世之失艷也吾是以深嘆戚姬之不早死而以完形殉帝以芳名留世也噫楚失天下姬以烈標漢得天下姬以慘理想兩主有知其各以此為千古之長恨哉

可以恨

為戚姬計直是以死殉高焉上乃其戀戀應恃子為王耳孰知併王俱斃哉總之癖于奪嫡痴



于惜死其識自遜虞姬一籌不堪並論也  
翩翩原草生英色。赧赧厠竟抱愧顏。

○○○書梁沈約傳後

虎俚環鬼  
剝盡賊子  
之顏

予嘗覽史傳至弒主篡國事輒勃然心忿然必有  
一二宵小為之羽翼其導前則如虎之隨俚而簇  
後則又如判之環鬼也噫若此輩者安得震以沈  
約之一夢而斷以齊和帝之一劍哉夫梁武之篡  
齊也則約實導篡梁武之既篡齊而又弒和帝也  
則約復導弒毒哉斯舌乎彼和帝斷舌之劍忽來  
夢中者宋書所載炳如也予心快斯事竊謂此一  
劍者當與魏莊刺榮之刀周武擊護之珽並懸殿



鬼刑更奇

陛間以落奸首而寒賊膽惜乎其為夢中物也夢  
 而痛覺而驚視吾舌尚在否其比王偉之嗾侯景  
 弑簡文而卒遭梁元釘舌之戮者則一以人刑用  
 而一以鬼刑用也快哉雖然彼牽后之華歆歐帝  
 之崔季舒其羽操而翼澄者皆約輩也乃歆既保  
 首領以沒而季舒之死于昏虐也猶冒忠諫名若  
 天道有知恐二帝之懸劍以待者當罪坐牽毆而  
 斷手之刑酷于斷舌矣信斯言也彼阮千里之無  
 鬼論安可復存而顏之推之還寬記安可不作

收老

氣憤成雲筆銳如鐵

不平之聲氣如雷吼而電發



○○○書王昭君傳後

慨自遠嫁難為情一語酸感千古而竊悵然于昭君出塞事噫誠醜圖之毛延壽罪也蓋歷千百年後而筆矛舌戟攢叢其軀者覺肉已久寒而骨猶新痛乃又有為延壽辯者則曰不然夫醜圖之且嫁禍異域而豔圖之恐留蠹漢宮耳嗟乎楊花無力已悵隨風葵霍有心終思向日紅顏而青塚者死而貞乃云生而妖乎恐玉關之訣淚潛潛再下而嘆為延壽之于今復生也夫醜圖誠延壽罪然

世延壽未必有是心

大愛



想亦不相  
上下

使不醜圖而好圖也。昭君遂以延壽傳乎。蓋以畫工之巧手傳者。貌不若以才人之慧心傳者。韻也。予嘗憑吊往媛。見紅粉佳人。半泣命薄。竊疑造物之嫉色也。甚于忌才。不知千百世之上。而有佳人焉。千百世之後。而有才人焉。正天之寶惜。朱顏不欲付如花于逐水之零。隨風之謝。而以授管才人者。為佳人身後之丹青也。冰河牽馬。渡雪路。抱鞍行一圖于庾開府矣。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淚。再圖于李供奉矣。夫有兩才人。以為之圖。而安用一

矯然  
梅影

畫工以為之圖。且也舞善明君。忽發新歌于艷珠者。金谷而鏘玉關之聲。此以入胡傳耶。以留漢傳耶。若其留漢也。是居里則谷閉幽蘭。而入宮則苑鎖零梅也。誰為之泣。冷傷幽。又誰為之慕。惟寫悴而歌。吊之玉屑。至今霏霏身去。而名留昭君。其無恨于斯行乎。予嘗讀漢史。見呼韓單于之死也。昭君曾上書求歸。而漢不之許。則又悽愴傷懷。而憐其水訣。然未為深憐也。夫紅顏化為白髮。尤為可憐。人知西子之遊湖。直是不見。末後醜境。不知昭



離若霞蒸

可想

君之留胡亦是不見末後醜境此騷人韻士所為  
 想其豐容繪其靚飾而覺當年之光明漢宮者今  
 猶豔豔也其堪以紅褪風捲翠落沙飛者再作掩  
 袖歸來而悵然于異域之花鳥非故乎昭君不歸  
 矣雖然厥後須卜居次之入侍也實係昭君女母  
 不生還女若代歸想一靈貞魂猶當以追隨輪蹄  
 者再作漢宮之夢遊而不復以胡鬼終也噫青塚  
 人若聞斯言乎其不垂涕而收泣矣夫唐咸安公  
 主之嫁回紇也曾先繪容以賜虜又豈醜圖之毛

延壽罪也

春宮全草閉秋苑其花殘埋沒麗人何限延壽  
 作明妃功臣非延壽何以得文人之為圖繪耶  
 輕吁淺恨琵琶馬上之態宛然在目更一幅  
 絕妙繪事也



○○○書隋突厥傳後

予嘗讀隋突厥傳。至所書後周千金公主事。未嘗不憐其義而傷其冤也。夫公主本趙王招女。當隋之篡周也。自招以下。皆屠滅無噍類。獨公主者。慨然有借吳報楚志。今讀其所題屏風詩。雖寓言于陳。而實愴懷于周。嗟乎。周冷若灰矣。隋熾若火矣。其一二故臣。盡從風靡矣。斯時也。文皆白面。武非赤心。而悲歌忿惋。思借犬羊。以雪黍離之痛者。僅一漂流虜地之紅顏。所當率賣國諸臣。羅拜屏



風下而以巾幗發鬚眉之氣者也。乃不下之拜，反加之誣，而云私于胡人安遂迦。茲按所謂遂迦者，止因隋人楊欽亡入突厥，故主以遂迦往，而合策圖隋耳。若果私者，真也。猶當錄義舉，掩隱過。顧可以長孫晟之陰謀，突利之簧口，而既隕其身，又污其名乎？彼以十三鑲金帶媚者，獨非私于權逆而甘以其身作淫犇之醜婦者哉？隋臣之千金婢之矣。史臣不罪李穆之私，而獨罪公主之私，何也？今試取所為屏風詩，一再咏之，其敘盛衰感成敗，悽

悽于杯酒，絃歌之無樂者，隱然有咽膽臥薪之焦思焉。而卒乃結之曰：惟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想其題屏風時，當以淚和墨矣。千載下有讀是詩者，尚覺屏風之愴，句與琵琶之哀音慘然流酸于千古。胡當日為史臣者，竟以莫須有坐，而彼則留青有遺塚，此獨浣墨，無直筆也。千金之冤，不更苦于昭君哉？雖然，其時有竇氏女者，周襄陽公主出也。乃一聞隋篡周事，輒撫膺投堂下，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斯言也。亦千金題屏風意哉？彼襄



陽非周女乎。何亟以袖掩口。而競競懼禍也。吾謂  
竇氏女者。當毋千金耳。襄陽不得而女之矣。何也。  
不同道。

繇來巾幗有奇人。非奇人不能知之惜之耳。于  
史臣何尤。

心平眼冷。才識踞遷固之上。昔蒼頡作字而鬼  
哭。如此品騭。又能令冤鬼絕號矣。

○○○書唐四夷傳後

予嘗讀唐四夷傳。至嫁主和戎一事。輒愴然有感。  
夫一漢宮人耳。生訣玉關。死標青塚。猶啓騷人韻  
士之長恨。而歌弔于今不絕。胡延至唐世。其飄玉  
葉于淒風。而拋金枝于黃沙者。且連袂往也。吾謂  
漢婁敬之罪。浮于毛延壽。蓋自長主結和之說。首  
倡于敬。于是易金繒為姝麗。而帝女魯元。幾先慘  
琵琶之袍。迫魯元罷行。卒以家人子代。而漢之遠  
嫁昭君也。則倣家人子故事。唐之遠嫁諸主也。則

漢初之勢  
可無和親  
則倣為婦  
之借諫  
宜先于



傲魯元主遺意也。嗟乎醜圖之延壽止。誤一昭君耳。然已身嬰顯戮而傷胡塵之慘淡。痛玉容之漂流者。尚云寸磔為快。敬之一言實誤唐諸主矣。夫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猶戀切擎掌而愴深離膝。况以生誕珠苑者。長漂氈幕乎。已作賓鴻之望斷。難效鸚鵡之巧。還是故金城酒泣于始平矣。寧國沾涕于咸陽矣。而太和又悲啼眷慕于虜庭矣。依風咽水何辛酸也。豈止見月思家之淒淒已乎。乃其尤甚者。則靜樂之嫁契丹。宜芳之嫁奚。皆委身

胡越一家之盛乃有此等苦更

豺狼卒以非命殞。想當年血漬哀草而鬼凄。悲者尤為斷紅碎綠之永痛。而孰非婁敬和親之說為之流禍耶。且敬之言曰。公主為閼氏。則所生外孫當為單于。安有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夫戎狄豺狼耳。冒頓并父屠割之安識大父。而顧曲從其說以誤後人也。傷哉千載而下。止罪繪圖之延壽而不罪作俑之婁敬也。則唐諸主之怨深于昭君矣。雖然其時有金山永安兩主者。一許降突厥。

自誤殺父知有延壽

一允適回鶻而忽以他故罷婚。吾不知足遠風沙。



公傳錄  
而身親香粉者亦曾遙憶諸主于胡地而時作掩  
袂之愴然否也

委骨肉于禽獸。直不知其何解。一念及此。令人  
欲憐欲痛。快蔡琰之得歸。則安忍無親。漢唐人  
士。反出曹阿瞞下矣。追原首禍。惜不令諸紅顏  
手亦之。

說者曰。紅粉利于青萍。足以柔虜志而耗其雄  
鷲。乃今全遼之佳麗不足。繼之以灤永之妖妍。  
虜竟何如一笑。

○○書北齊后妃傳後

蓋自。擗。施。沼。吳。之。說。一。起。而。千。古。之。明。眸。善。睞。形。  
姱。骨。佳。者。遂。辭。艷。于。化。鳥。而。等。虐。于。鳩。毒。乃。袁。中。  
郎。之。言。則。曰。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雖。百。  
西。施。何。益。及。予。讀。高。澄。寵。玉。儀。故。事。而。知。三。國。者。  
之。不。盡。美。色。也。夫。以。無。齒。之。玉。儀。妓。所。爲。見。放。于。  
孫。騰。者。胡。逢。于。道。而。悅。置。于。宅。而。嬖。噫。齒。如。瓠。犀。  
猶。嘆。終。風。之。辭。煖。則。無。齒。者。應。嬖。耳。迨。寵。愛。過。甚。  
往。來。無。問。而。膳。奴。之。刃。卒。乘。間。而。起。于。牖。下。過。美。



者必有不善。豈過陋者亦有不善乎。今而後始知。明眸善睐。形姱骨佳者之未足。沼吳而鍾情。眇媚者之果非寓言也。美不在色情。戒乎溺夫。溺于酒。溺于貨。溺于小人。皆非美物也。有家國者所宜書紳。

詩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蓋不溺。則苧蘿之女。適爲吳娛。越謀亦不巧。參以玉儀之嬖。更足爲鑒矣。